

# 项羽

胜利者得到了天下，失败者辉煌了两千年

『浪淘沙』：楚雨汉大风，落日正红。苍茫阔野大旗明。  
釜破舟沉巨鹿血，百将魂惊。纵马阿房宫，项庄剑鸣。  
万卒不敌一夫勇。舞剑美人悲鸿门，垓下晴空。

秦末，楚国没落贵族子弟项羽，  
指点秦王路边笑，吴中起兵斩百人，  
立楚王、杀宋义，八千子弟横行天下。  
破釜沉舟，战巨鹿大败章邯，  
声名弥天，遍地诸侯跪拜迎，莫敢仰视。

新安荒野，坑杀降卒二十万！

取彭城、战灵璧，尸山血海睢水断，  
宴鸿门、围荥阳，扼腕连连天不应。  
失范增、失英布、失韩信，天下尽失，  
腥风血雨，龙蛇狂舞，壮士高歌。  
败垓下，刎乌江，雄豪英名贯千古！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常万生著

【读鉴小说轩】

# 项羽

胜利者得到了天下，失败者辉煌了两千年

「浪淘沙」：楚雨汉大风，落日正红。苍茫阔野大旗明。  
釜破舟沉巨鹿血，百将魂惊。纵马阿房宫，项庄剑鸣。  
万卒不敌一夫勇。舞剑美人悲鸿门，垓下晴空。

秦末，楚国没落贵族子弟项羽，指点秦王路边笑，吴中起兵斩百人，立楚王、杀宋义，八千子弟横行天下。破釜沉舟，战巨鹿大败章邯，声名弥天，遍地诸侯跪拜迎，莫敢仰视。新安荒野，坑杀降卒二十万！

取彭城、战灵壁，尸山

宴鸿门、围荥阳，扼腕

失范增、失英布、失韩

腥风血雨，龙蛇狂舞，  
败垓下，刎乌江，雄豪

华夏出版社

常万生 著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羽 / 常万生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10

(读鉴小说轩)

ISBN 978-7-5080- 9266-9

I . ①项… II . ①常…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10008号

## 项羽

---

作 者 常万生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5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 hxph. com. 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 目 录

第一章	流亡贵族	1
第二章	江东起兵	13
第三章	汇细流成巨川	25
第四章	波峰浪谷间	37
第五章	大战前夜	51
第六章	扬威巨鹿城	63
第七章	二十万秦军的覆没	76
第八章	争夺关中王	89
第九章	千古一宴	103
第一〇章	称霸诸侯	117
第一一章	霸业之忧	129
第一二章	彭城争夺战	141
第一三章	力与谋	152
第一四章	疲惫的胜利者	165

第一五章	挑战的和拒战的	177
第一六章	困 境	189
第一七章	败 退	200
第一八章	垓下遗恨	211
代后记	风雨霸王楼	224

# 第一章 流亡贵族

## 1. 多梦时节的噩梦

一道耀眼的蓝光从秦国的大地上升起。几乎在同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人畜皆惊……

这一年是公元前232年，二十八岁的秦王嬴政正式当国君、主国政的第五个年头。

就在秦国大地震的时候，楚国下相的一个项氏贵族家中传来了婴儿的啼哭——一个胖大的男婴出世了。家人们围了上来，亲友们争相祝贺，华贵的宅第内摆起了酒宴，庆贺这世代将领之家又有了新一代传人。人们全然不知千里之外秦国的灾祸，更没想到，就是这个胖大的男婴，若干年后竟然给秦王嬴政的统治带来了一场威力巨大的“地震”：宏伟壮观的宫室殿阁倾颓坍塌，严密有序的统治机构分崩离析，嬴政苦心经营的大一统天下彻底瓦解。

男婴长得异常壮硕，头大而圆，脸黑而阔，前额突出，眉骨隆起，口大唇厚，龙颜日角，一副非凡之相。当孩子睁开眼睛，第一次注视这个陌生的世界时，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眼内有两个瞳子！

这情景，使他们想起了古时那个重瞳的舜帝。项家是楚国贵族，因功封于项地，故为项氏。项氏的家谱上名将如云，宗族引以为荣。今天，项家的新一代继承人竟和舜帝一样双瞳在目，这不是吉利之兆吗？说不定他也能成为舜帝那样的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他们给这男孩起名籍，字羽，人们都叫他项羽。

项羽生得结实而好动，不听管束，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父母也为这孩子犯愁，生怕他不知什么时候会闯出祸来。

项羽的祖父——名满楚国的将领项燕却十分喜爱这个大孙子。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项羽无拘无束地玩耍，目空一切地哭闹，甚至对孙子肆无忌惮的恶作

剧也报之一笑。他得意地对人说：这孩子天生豪迈勇武，长大了定是一员猛将！

项燕深知对楚国危害最大的是被称作“虎狼之国”的秦国。秦国早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开始了向东扩张，给东方六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魏、楚、齐等国都先后大败于秦军。三十多年前的长平一战，四十万赵军成了秦军的俘虏，全被秦将白起坑杀。此战之后，秦又灭了西周、东周，打开了东进的道路。当今国君嬴政最为野心勃勃，准备“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就在项羽出生那年，秦军伐赵，两年后，赵都邯郸被攻破，赵王迁成了秦王的阶下囚。项羽三岁那年，秦国又灭掉了韩国……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气焰，楚王不得不加强戒备，项燕因此常在军旅，难得与家人相聚。不过，他始终惦念着他的小孙子，希望他能得到最好的教养，长大后拜将挂帅，报效国家，也为他项氏家族再续新篇。

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项羽长得十分健壮，但在他刚刚懂事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了。他的叔父项梁收养了他。

项梁是一个国家意识极强的人。在他看来，楚人是最高贵的，楚国是地域广大、物产丰富的国度，戎狄秦国根本不能与之相比。他以无比自豪的口吻对侄子说：楚人的先祖出自上古帝王颛顼，因佐少昊有功，封于高阳，为高阳氏。高阳氏是黄帝之孙，高阳氏的重孙重黎为帝喾高辛，主掌火政。他给天下带来光明，得到了帝喾赐给的祝融氏的称号。祝融氏为火神，所以楚人都是火神的子孙。

项梁还告诉项羽：楚人立国久远，经济文化发达，兵器制作远胜中原各国，铁剑锋利无比，闻名天下。丝织品精致华丽，漆器坚固美观。旧都郢是天下最大的都会，有“挤烂城”之称。郢都不但繁华，还是一座音乐之城，可以听到各种歌曲的演唱，时常出现一人唱万人和的热闹情景。现在的都城寿春，地理条件优越，繁华不逊郢都……

项梁眉飞色舞、豪情洋溢的讲述使小项羽激动不已，他深为自己能为一个火神的子孙而自豪。

男儿大都敬仰英雄，崇尚勇武，小项羽更是如此。当他从叔父口中得知楚国历史上曾出了位“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一代霸主楚庄王时，一双大眼睛顿时放射出光芒，惊喜和自豪使他禁不住欢呼雀跃，手舞足蹈……

项梁只是不厌其烦地给项羽讲述楚国值得骄傲的过去，并未提及楚国的现实。事实上，楚国自楚怀王在“合纵攻秦”的战争中失败后已经渐渐走向衰

落。楚怀王为秦国所骗，兵败于秦，成为阶下囚。第三年，他从秦国逃亡，途中被秦兵抓到，再度押往咸阳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抑郁成疾，不久便客死异国。

项梁不愿让侄子知道这个给楚国带来耻辱的楚怀王，不愿让他了解楚国的衰落，只是希望他牢牢记住：他是楚国人，是火神的子孙，应该像先祖那样，光耀天下，名传后世！

公元前225年，项羽八岁了。在叔父项梁的教育下，他懂得了很多事情。他不再迷恋孩童的游戏和玩耍，对外面的事情特别好奇。他颇有兴趣地向叔父问这问那，兵戎大事，名臣贤相，勇将猛士，无所不及。然而，项梁这时却没有更多热情回答项羽的发问了。这个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浓厚优越感的楚将在为楚国的前途担忧。

近来，秦国的攻势越来越猛，各国不断传来兵败城破的消息。韩国灭亡了，燕都蓟城也陷落了，燕王逃奔辽东。今年春天，秦国将军王翦的儿子王贲率领十万大军攻打魏国，把魏国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待魏军兵疲食尽，秦军决开了黄河和鸿沟的堤坝，滔滔河水灌入大梁城，城墙坍了，城内军民淹死无数……魏王被迫投降，魏国遂告灭亡。

现在，楚国已成为秦国下一个进攻目标。秦军大张旗鼓地东进，楚国国君如坐针毡，国内民心浮动，一片恐慌。去年冬天，秦将王贲率军攻楚，因楚国疏于防范，一口气接连丢了十多个城邑。现在，楚军正枕戈待旦，准备反击秦军的进攻。项梁的父亲项燕久无音信。又有消息说，年轻将领李信已受命为秦国统帅，与大将蒙恬率军二十万在颍川郡集结后，分兵两路，向东进发，已经占领了楚之边城平舆和寝城。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一个阴晦的日子，一乘驿骑急如星火地来到项梁的家中。这驿卒是来京师向楚王报告军情的，顺便给项家带来一信。这是项燕写来的，上面仅寥寥数语：

平舆与寝城战事不利，秦军攻势凶猛，我正调集兵力，准备反击。

我儿务安心家事，教导孙儿，不必多挂。

一片愁云凝上项梁的眉间。他恨不得披坚执锐，助父杀敌，但使他苦恼的是，他不能违抗父命。

送走了驿卒，项梁正心事重重地在房内踱着步子，项羽从房外草坪上进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柄铁剑，气喘吁吁，显然刚刚练习过。一见项梁，项羽便气

呼呼地把剑往地上扔，说：“叔父，我不愿学剑了！”

项梁一愣：“为何？”

项羽道：“剑术学得再精，只能抵挡一人。有什么用？”

一听这话，项梁生气了。在此之前，项梁曾热心地教项羽学习书法，但项羽兴趣不浓，终至半途而废。项梁又教他学剑，指望他能学出一身好武艺，想不到这项羽心猿意马，没有恒心，又不愿习剑了。这样学不专心，不肯苦练，怎能成材？

他刚要训斥这个眼高手低的侄子，只听项羽说：“叔父，战场上都是千军万马地厮杀，您教我抵挡万人的本领吧！长大了，我要像祖父那样，当一个统兵作战的将军！”项羽一提起祖父，不禁神气起来。他由衷地崇拜祖父那样的英雄。

项梁却没有他侄子这样的好心境，他挂念着父亲，心里燃着火。当然，他也暗自赞叹项羽人小志大，出语不凡。他对项羽说：“待有了空闲，教你读兵法。兵法上讲的都是运筹帷幄、用兵选将的事，是抵挡万人的学问。”

项羽顿时喜形于色，说：“叔父，您一定要教我！”

项梁道：“教倒可以，但今日不行，我还有事。你先去练剑吧！”项羽答应着，乐颠颠地出去了。

秦军这次攻楚，是在秦楚交界的平原地带作战，秦军是企图消灭楚国的野战部队。秦军统帅李信判断，楚军必将在汝水两岸布防。所以，他采用了两翼钳击的作战方略，让蒙恬指挥部分兵力沿汝水两岸前进，从正面进攻楚军，他本人则指挥主力部队迂回到楚军左翼，与蒙恬军会师，聚歼楚军。最初，秦军进攻是顺利的，两军均将当面寡弱的楚军击败，蒙恬到达寝城，李信到达平舆。驿卒来报的正是这一阶段的情况。

其实，精于战略的项燕并未在平舆、寝城两地投放太多兵力，为使主力不致陷于敌人的包围，他采取了大纵深机动防御，主力集中于寿春以北的淮河北岸。

未遇到楚军的重大抵抗，李信军轻兵东进，渡过了洪河。

项燕见李信军孤军深入，遂率主力兼程急进，大举反攻。秦军始料不及，仓皇不能成阵。李信率残部西奔城父，会合蒙恬军西退陈邑，筑垒固守。楚军乘胜猛追，三天三夜马不停蹄，直追到陈邑秦军营垒，斩杀七都尉，李信狼狈逃回秦境。

消息传到楚国，国人大喜，项家更是欣喜若狂。项梁在家中盛摆酒宴，大

聚亲朋，庆贺项家又为楚国立了新功。项羽更是沉浸在极大的欢悦之中。他觉得祖父称得上是能抵挡万人的英雄，他想着祖父早日归来，也把他教成一个“万人敌”。

然而，祖父没有归来，因为战争还远未结束。

秦军第一次攻楚受挫并未动摇其灭楚的决心，秦王嬴政在筹划第二次对楚国的进攻。

秦王嬴政在反省这次失败时感到，主要是用人的失误。

对楚用兵之初，嬴政以为李信曾率军破燕，便想任命他为统帅，问他需带多少兵马。李信蛮有把握地说二十万即可。嬴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楚军实力尚强，非六十万不可。嬴政斥责王翦太怯懦，王翦心怀不满，称病告老还乡……回思往事，嬴政后悔不迭。他亲自前往王翦家乡邀请他挂帅出征。王翦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但他坚持说：“大王如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答应了他的要求，王翦遂领兵赴任。

王翦鉴于李信轻进的教训，改变了进攻策略。在他沿着上次李信进兵的路线，进入楚地到达商水、上蔡、平舆一线时，即令全军停止前进，筑垒固守，以逸待劳；秦王嬴政则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此时，楚军统帅项燕仍集主力于寿春以北淮河北岸，等待秦军的进攻。

两军相持了数月之后，楚王负刍以为项燕怯敌，多次催他出战。项燕无奈，西向进攻秦军。秦军壁垒森严，楚军无法攻破，只好引军而东。这时，秦军则冲出营垒，转守为攻。追至蕲南，楚军前有涡河阻隔，后有追兵紧逼，秩序顿时大乱，溃不成军，统帅项燕也被秦军斩杀。王翦令将军蒙武平定淮北楚地，他本人则率兵直取楚都寿春。

楚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片土地都已被秦军占领，寿春成了一座孤城，既无守城之卒，又无援救之军，而围城的秦军则人多势盛，破城指日可待。

楚王负刍在他的宫殿中焦灼不安。他悔不该逼项燕主动进攻，致使数十万楚军毁于一旦。这是楚国的支柱和屏障啊，失去了项燕和他统帅的队伍，这都城岂能保全？充塞耳鼓的秦军攻城之声如汹涌的浪涛，此伏彼起，负刍不禁心惊肉跳。

寿春的城墙没有遏止住秦军灭楚的步伐。王翦的军队攻破了城门，直入楚宫，楚怀王的五世孙熊负刍又可悲地扮演了当年楚怀王的角色，成了秦军的俘虏。

楚国灭亡了，八百年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与楚国共荣辱的项氏家族也随之一落千丈。当年的显贵已成过去，家中的资财只能用以打发以后的岁月。大片的田地变卖了，成群的僮仆遣散了，不见了门庭若市和宾客如云的繁盛景象，只闻空荡宅院中萧索的虫鸣，只见寂寞天井中如冰的残月。

对项家，最大的打击莫过于项燕之死。

项燕在世时兵权在握，权倾朝野，他的威赫权势给项家带来了明媚的阳光，他的整个家族都因他而尽享殊荣，他的子孙后代都因他而身价倍增。而今，随着他的离去，随着楚国的灭亡，这一切都从山巅跌进了深谷。

这一年，是公元前223年，秦王政二十四年。

这一年，项羽十岁。十岁，留给他的是国破家亡、天塌地陷的印象，是震撼灵魂的愤恨和痛苦的记忆！

第二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俘虏了燕王喜，苟且一隅的燕国灭亡了。紧接着，王贲又攻代郡，在代地称王的赵公子嘉随即也成了俘虏，赵国宣告彻底灭亡。

第三年，王贲又从燕南攻入齐国的都城临淄，齐王田建被俘，齐国灭亡。

至此，“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王嬴政，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延续多年的兼并战争宣告结束，天下的土地一夜间都姓了秦，天下的百姓一夜间都成了秦王朝的子民。

一个新王朝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政令不断地从咸阳宫传来——

为了显示自己的无上功业和崇高地位，嬴政兼采三皇五帝的尊号，称皇帝，自称始皇帝，即第一位皇帝。规定皇帝自称“朕”，皇帝的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他在制书中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在中央和地方建立起一整套政治体制：中央以皇帝为首，下设“三公”、“九卿”。“三公”和“九卿”议论政事，都由皇帝裁决。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有里，里下有亭，最基层为什、伍，十家为什，五家为伍，自上而下，层层控制……

原来六国的法律一概作废，《秦律》经修订后颁行全国。律文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关于盗、贼、囚、捕、杂、县等律文及其解释；第二种是关于农田、粮仓、货币、贸易、狩猎、度量衡等方面律令；第三种是其他方面的律令及治狱案例。律文中关于刑法的规定极为严酷……

原来六国的度量衡、货币、文字一律按照新的规定进行统一。度量衡以商

鞅所定的“衡石丈尺”作为标准。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文字以秦篆为基础，公布了三千三百字的小篆字体作为范本，推行全国，规定全国一律使用小篆和隶书……

国家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命令一些大商人同罪犯一起迁往岭南，以限制商业的发展，又规定采用减免徭役的办法奖励农业生产，迁居中原之民到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去垦荒耕种……

秦始皇的这些措施对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形成是有利的，但在项氏叔侄看来，这却是地地道道的倒行逆施，是背天理、逆人意的一派胡为！他们习惯了楚国制定的一切制度，他们不关心秦王朝的除旧布新，他们的国家是楚国，他们是楚国的臣民！他们痛楚地看到：楚国完了，他们脚下的土地已按郡县制进行了新的划分，楚都寿春成了秦九江郡的郡治，寿春城坚固的城墙被拆除了，往日繁华的楚都已不复存在；楚国的豪富之家被迫迁往咸阳，据说秦始皇要迁原六国豪富十二万家去咸阳，以破坏六国贵族的经济基础；朝廷不断派人来民间收缴兵器，有藏匿不交者要依法从事。收缴的兵器铸成了十二个巨大的铜人，摆放在咸阳宫前。秦始皇迷信“六”这个数字，认为“六”是吉祥数。这十二个铜人每个二十四万斤，都是“六”的倍数。还有，他分全国为三十六郡，车轴上两个轮子的距离都是六尺，车子要用六马拉……

但六国旧贵族对这个“六”字却是深恶痛绝的。六国灭亡后，国君们都成了俘虏，被秦始皇贬为庶人，没收了全部家产，剥夺了一切特权，并把他们的后代迁到远离故土的地方。魏宗室从大梁迁至丰县，赵王迁流于房陵，楚国的宗室也被流放了。他们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和刑徒一起去做苦役。不少官员和贵族的尸体被丢弃在街道上，无人收埋……

他们恨，他们怨，他们的心在战栗！

项氏叔侄听说，秦始皇按阴阳五行家“五德相克，循环不已”的说法，宣布以水德立国。水德是什么？它兼具北方的寒冷，冬天的严酷，黑色的无情！要体现水德，在政事处理上就要刚毅、刻削、苛法、严刑。看来，秦始皇现在真的是开始按水德行事了。

项氏叔侄眼见声日紧，他们感到这个家已无法再待下去了。他们准备到外面躲避一下。在他们迈出家门的一刹那，却突然呆愣地停住了：家乡啊，难道就这样与你别离？楚国啊，难道你就在这样的噩梦中解体？铭刻在他们心中的是楚南公那句激动人心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 2. 地下火在运行

冒着夏日的酷暑，项氏叔侄来到了栎阳，开始了东漂西泊的流亡生活。

这栎阳城原是秦国旧都，修建于秦献公二年（前383），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徙都咸阳，栎阳共为秦国国都三十四年。栎阳城位于渭河北岸一条东西大道上，东通三晋之地，城内多富商大贾，称得上一大都市。当年，著名法家商鞅就是响应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召唤来到这里的。秦孝公采纳了商鞅“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的变法思想，使秦国走上强盛的道路。

今天，这个昔日的秦都仍然繁华未减，但踏上这片异国的土地，项梁却觉得很不是滋味儿。栎阳是秦国走向强盛的起点，是秦国人的骄傲，对于项氏叔侄这样的楚遗民、这样的流亡贵族来说，却是耻辱和嘲讽。

项梁在栎城有一位朋友以经商为业，靠畜牧起家。此人讲气节，重信义，肝胆相照，大有侠士之风，全不像一般苟苟蝇营、狡黠奸诈的商人，因此在各地结交了许多朋友。项梁就是在两年前和他在楚都寿春的一次相会中结识的。此人也颇尚武，粗知剑术，二人相谈甚洽，遂为莫逆。项梁国破家亡，想起旧情，故来投奔。这位朋友虽处战胜之国，是当今身价陡增的秦人，但对项氏叔侄这样的亡国之民却毫无鄙薄轻视之意，一如既往地侠风义胆，坦诚相待。项氏叔侄很是感激，便打算在这里住一阵子。

光阴荏苒，一晃四五年过去了。这一阵子，项氏叔侄生活得很惬意。时而饮酒，时而读书，时而舞剑，有时还到栎阳城内的东西长街上走走，到渭河边看一看渔人垂钓，船家摆渡。每到这里，他们便记起鱼米之乡的楚国故地，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于是，项梁便与侄子没完没了地谈家乡的人情世故、风土乡情，在这异国的土地上追寻飘落的乡情，却也别有一番乐趣。

项羽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他长得身材高大，膀大腰圆，黑红的脸膛显得异常壮硕健康，剑眉虎目间洋溢着英雄之气。他粗犷豪放，臂力过人。对于兵法，他曾热心了一阵子，但后来也渐渐淡漠了。他有的是力气，他崇拜勇气。他认为只有武力能征服天下，真正的英雄应集力与勇于一身，融胆与识于一体。有一次，他与人角力，竟将一只巨鼎举了起来，使众人目瞪口呆，震惊不已——秦人久有尚武之风，秦武王就喜欢以角力为戏，他身边有著名的力

士任鄙、乌获、孟说，都因有一身力气做了大官。秦武王继位的第四年（前307）八月，他和力士孟说举鼎，因用力过猛，绝胫而死——当项羽举鼎过头的一刹那，他想到的不是那个绝胫而死的秦武王，而是曾经问鼎中原、称霸诸侯的楚庄王！他身上洋溢着的是楚人的豪气，他头脑中闪现的是有朝一日将象征秦皇权力的宝鼎举起来，摔个粉碎！

项氏叔侄在栎阳生活得还算安定。但是那年秋天，一场灾难却降临到他们头上。

事情是这样的：秦始皇在咸阳微服巡视时，忽然遭人袭击，秦始皇的贴身卫士虽将袭击者捕杀，但一场大搜捕却在全国开始了，搜捕的目标是六国旧贵族，因为秦始皇认为只有这些人才对他有刻骨的仇恨。搜捕令到达栎阳后，项氏叔侄不安起来，加之此时项梁又因一个偶然的原因杀了人，他自然成了捕捉的对象，虽经朋友力保，也未能解脱。项梁被关进栎阳狱中。

眼看凶多吉少，项梁猛然想到在蕲县当狱吏的曹咎，他们曾有一些过往。项梁托人给曹咎带了个口信。曹咎不忘旧交，给栎阳狱吏司马欣写去一信，拜托他代为周旋。

司马欣得信后斟酌了一番，照办了。项梁被放了出来。

项梁深觉栎阳不是久留之地，他谢过司马欣、曹咎等人，在一个黑夜带项羽悄悄离开了栎阳，开始了新的流亡。

项氏叔侄下一个落脚地是吴县。吴县在春秋时代原为吴国的阖闾城，于周敬王六年（前514）由吴王阖闾及大臣伍子胥所建。其时规模十分宏伟，版筑的城墙高大宽厚，外挖护城河，内掘护城壕，水陆门各八座。有一门称破楚门，因吴兵曾从此门出发击破楚国。

在阖闾城里，吴国历史上一代名君阖闾曾除旧布新，励精图治，积聚了雄厚的力量，“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称雄称霸于东南。及至其子吴王夫差，不思继往开来，只知纵情奢华享乐，终使国力耗空，为越王勾践所灭，阖闾城划入越国版图。进入战国后，越国又被楚国攻灭，此城又成为楚国的属地。现吴县，属秦会稽郡。

吴县虽不及栎阳繁华，但可以听到熟悉的楚地乡音，看到故国遗风，项氏叔侄感到十分亲切和畅快。项氏在楚人中威望很高，项燕力保楚国、战死沙场的事几乎尽人皆知。人们敬仰项氏家族，所以，当项氏叔侄到达吴中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的豪门大户、贤士名流纷纷前来拜访，有的愿意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有的愿意依附门下。那些血气方刚年轻好胜的吴中子弟，听说项羽勇武过人又

有一副侠肠义胆，更是推崇备至，所以，在很短时间内，他们身边便聚集了众多的豪杰好汉，他们成了吴中豪杰威望极高的领袖，每有大事小情，总要找他们出主意，遇有重大徭役和喜丧事，豪富们也都请他们来主持。项梁长于理事，善于组织，很得人们的钦佩，就是当地官府也敬他几分。

但是，项梁这个世世楚将的项氏家族成员，这个饱受流亡之苦的楚国贵族，岂会以主办徭役和喜丧事为业？他的志向岂会淹没在这寻常事务之中？他有他的心计，他在办理这些事务的时候，暗中用兵法分配控制宾客和子弟的工作，细心考察他们的性情和能力，引领他们在办事过程中增长才干，并注意在其间培植骨干力量。平日，他还向吴中子弟传授兵法。他暗地养精壮之士九十人，购买兵器，指导他们练兵习练，而勇力比赛则成为形式上似为游戏实际上另有深义的经常性活动。他手下的人有的力大无穷，可以把碗口粗的树拔起，挥舞起来，击打地面。每见这情景，项梁总是喝彩不止，赏以钱物。

他仿佛看到举大事的千军万马，看到洪涛般的力的冲击！

对于叔父的心思，项羽猜得出几分。尽管他不是一个细心人，但他预感到，叔父并未甘于这样颠沛流离，他不过是以主徭役、办喜丧事为掩护，准备干一番兴灭国、继绝世的大事业。

一股倒海翻江的力量正在这里汇聚，表面平静的吴中有地下火在运行。项羽要助叔父一臂之力，与叔父同舟共济。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春日的一天，吴中城门增加了守兵，城内各街道不断有兵士巡逻，对陌生人进行严厉的盘问，整个吴中城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与此同时，官府传下禁令：始皇帝年冬将巡幸天下要途经此地，全城百姓务必严守律令，确保皇帝巡幸如意，一路顺风！

秦始皇巡游天下此前已有四次。第一次是在十年前，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那时，他刚刚统一全国，准备视察关中西北长城以内的边防地带。他从咸阳出发，西北到北地郡治，西出鸡头山，过回中，到陇西郡治，之后返加咸阳。次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出巡。这次出巡的路程很长，东出函谷关，过洛阳，到魏旧都大梁东南的陈留，到济水与菏水交会处的定陶，登邹峄山，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后又到临淄，东到成山又折回芝罘，然后到琅琊，从琅琊出发又来到彭城，接着南巡楚地，从东到西几乎横越了楚国疆域，最后从南郡上岸取道武前回咸阳。第三次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他从咸阳东出函谷关，过阳武、濮阳、临淄、芝罘、琅琊，返回路上又过临淄、平原津、巨鹿、邯郸、壶关、上党、安邑、蒲州律，回咸阳。第四次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他

从咸阳东出函谷关后，至孟津过黄河至河内郡，至碣石，从碣石巡行北部边境，从云中郡渡过黄河南下，经上郡返回咸阳。

秦始皇在短短十年间做这样大规模的巡游，并非是寄情山水，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声威，扩大政治影响，镇抚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他知道，六国虽灭，但反抗力量并未偃旗息鼓，贵族们不甘心沦为秦民。因此，他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不辞旅途之苦，组织庞大的巡游队伍，几乎走遍原六国故地。他沿途多次登祀名山大川，表明自己是天授神权。他还在巡游中刻石立碑，用以炫耀和威慑。

现在进行的是第五次巡游。他是年初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从咸阳出发的，十一月到达云梦，在云梦大泽附近遥祭死在九嶷山的舜帝，然后乘船顺大江而下，在丹阳登陆，至钱塘，观钱塘潮，西行从狭中渡富春江，登会稽山祭祀禹帝，在返回咸阳途中到达吴县。

在此之前，吴县之民在官府的催逼下已进行了筋疲力尽的“恭迎”准备：用干净的黄土重新铺筑了道路，检修和加固桥梁，粉饰街道两旁的房屋，各家各户都纳捐派款，青壮劳力都摊派了徭役……百姓不堪其苦，怨声载道。

皇帝大驾到来这天，一切已准备就绪。

出于一种好奇心，百姓们纷纷来到街上，远远地挤在路边观看。项羽和项梁也夹杂在人群之中。

首先走过的是骑兵队和仪仗。只见戈铤蔽日，甲乘如云，威风凛凛。这支长长的队伍足足过了半个时辰，然后，才见皇帝的三十六乘属车。随行官员有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还有秦始皇最喜爱的小儿子胡亥。右丞相冯去疾在咸阳留守。

秦始皇的銮舆由六匹马拉着，车厢用金银装饰，帷幕上画着日月的标识。秦始皇头戴冕旒，身穿锦袍，端坐于车上，威严凶煞，但脸色却有些疲倦，神情也有些紧张。前些天过钱塘观钱塘江潮时，风急涛猛，浊浪排空，使秦始皇心中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油然想起八年前那次巡游，那次使他心惊肉跳的险遇——那是在阳武县境的博浪沙，当车驾在驰道上行进时，忽从路边的山石后飞来一只大铁锤，“砰”的一声砸入车内。这情景使秦始皇大惊失色！多亏是击中了副车，若是击中他的銮舆，他还不被砸成肉饼？他失声大呼：“有刺客！”并令侍卫捉拿，但一无所得，接着又在全国进行了十天的大搜捕，仍无结果。后来才知道这是韩人张良雇用力士所为，但张良其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鉴于这次遇刺的教训，秦始皇的车驾周围增加了侍卫，戒备森严，但秦始

皇心中仍有些惊慌，他一面极力作出威严难犯的姿态，一面用两眼的余光扫掠着街道两旁围观的人群。

围观的百姓惊奇地观看着这皇家威仪，不时发出惊叹之声。他们从没有见过如此规模宏大的皇家车队，更没有见过这位威震海内的始皇帝。当然，也有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着秦始皇凶暴残酷及他的一些传闻逸事。

当项羽那专注的目光触到车驾内冕旒下那副陌生却是早已在心中做过多次勾勒描摹的面孔时，项羽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往上涌，胸口憋闷得厉害，眼睛里像在冒火。他的脸由于心的痉挛变得苍白，紧咬着的青紫色的嘴唇渗出血来。

这就是那个给楚国和项氏家族带来亡国破家之祸的暴君吗？这就是杀死过祖父和无数楚军将士的凶手吗？这就是破坏了他们美好的生活迫使他们到处流亡的嬴政吗？真是冤家路窄，“相逢”恨晚！碾轧在御道上的车轮仿佛在他心上滚过，心头的伤口在隐隐作痛，积郁已久的仇恨冲撞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禁不住怀着极大的蔑视和愤慨，发出闷雷般的怒吼：“我可取而代之！”

猛地，一双大手捂住了他的嘴。项梁在他耳边轻声地说：“莫出声，要灭族的！”项羽似乎没有理会叔父的劝诫，紧握着拳头，圆瞪着眼睛，直到仇人的身影在他视野中消逝。

庞大的车马队走过去了，但仇恨的潜流仍在汹涌。

地下火在运行，总有一天它会冲出地面，燎原于布满干柴的大地上。